“高原戍边模范营”的战友,你们好吧!

■ 王吉友

盛夏的风掠过窗棂,八一建军节的气息悄然漫开。每当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将至,我的目光总会越过千山万水,投向雪域高原,投向那片魂牵梦萦的岗巴大地。在岗巴“高原戍边模范营”戍边十五载,雪域的风刻进我的筋骨,国界的印记融入我的血脉。今天,作为一名退役多年的老边防,我想隔着万里云海,轻声问候未曾谋面的岗巴“高原戍边模范营”年轻战友们:你们好吧!你们辛苦了!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一代代官兵来了又走,扎根雪域、死守国土的赤诚从未褪色。1983年10月,二十出头的我满怀报国之志奔赴西藏岗巴,最初在查果拉哨所担任排长。漫长十五年军旅生涯里,我一步步成长,历任营部政工干事、军务参谋,四连副连长、塔克逊二连连长,最终任职营政治副教导员。从冰封的查果拉主峰,到荒芜的塔克逊戈壁,所有巡逻路线、营房哨点,全都留存着我整个青年时代的戍边印记。

回望八十年代的岗巴边防,艰苦是刻在每名老兵记忆里的烙印。那时全境没有平整公路,满地砂石路面颠簸难行,晴天尘土满身,雨天泥泞难行,每到冬季大雪封山,对外通道彻底隔绝,哨所如同与世隔绝的孤岛。官兵居住的铁皮营房抵挡不住高原狂风暴雪,铁皮被狂风日夜击打作响,营房内外温差极小,冬日墙壁凝结厚厚的白霜,被褥常年冰凉刺骨,御寒取暖是常年的难题。

艰苦渗透在衣食住行每一处日常。高海拔没有自来水供应,生活用水全靠人力前往河谷挑运,或是融化冰雪取用,凛冽寒风刺穿衣物,扁担常年在肩头压出深痕。野外植被稀少,取暖物资匮乏,我们定期进山捡拾风干牛羊粪储存过冬,红通通的牛羊粪火苗,是漫长冬季里仅有的暖意。伙食常年只有脱水干菜,新鲜蔬果是遥不可及的奢望;一台老掉牙的柴油发电机时长罢工,煤油灯便是长夜唯一光源,摇曳灯火里藏着无数戍边人的乡愁。彼时军营文化资源极度匮乏,数月才能观看一场露天电影,只要放映设备架设完毕,各点位官兵列扛着枪炮队集结,顶着寒风席地观影,这便是苦寒岁月里最珍贵的精神慰藉。

恶劣的自然环境,磨砺出官兵不屈的铁血担当。岗巴营平均海拔四千八百余米,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四十摄氏度,全年八级以上大风两百多天。一代代官兵扎根生命禁区,践行老西藏精神,凭着吃苦、战斗、奉献的意志,以身躯构筑祖国西南边防屏障。最让我难以忘怀的,便是“八七·四”边防演习那段岁月,彼时边

境局势紧绷,冲突风险一触即发,边关整日被紧张的战备氛围笼罩。命令下达瞬间,全营官兵全员主动请战,无一人退缩畏惧。

那段战备时期,全体人员二十四小时荷枪站岗,全天候一级战备待命。缺氧高寒的环境下,战士蜷缩在掩体执勤,风雪浸透军服,睫毛挂满冰棱,胸闷气短已是常态,所有人坚守岗位寸步不离。所有人都清楚边境执勤暗藏生死危险,却没有任何人产生怯意。身为基层指挥员,我亲眼目睹战士写下请战血书,看见一众战友伫立风雪中紧盯国境线的坚毅目光。生死考验面前,岗巴官兵以忠诚践行初心,用无畏扛起戍边使命,让五星红旗长久屹立在世界屋脊之上。

离开边关数十年,我一直通过新闻关注营区近况,看着边防建设日新月异,内心满是欣慰。新时代的建设红利铺满雪域高原,平整柏油路连通各个点位,保温营房替换老旧铁皮屋,供水供暖系统一应俱全;温室大棚落地军营,新鲜果蔬常态化供给,光伏发电、智能安防执勤设备全面普及,旧日煤油灯彻底被明亮电灯替代,完善的文娱设施丰富了官兵的业余生活。边防硬件的全面升级,消解了过去戍边的物质苦楚,既是国家对边防军人的关怀,更是强军事业稳步发展的直观见证。

可设施能够翻新,高原的地理环境永远无法更改。岗巴地处青藏高原腹地,缺氧、强紫外线、风大等天然困境,依旧是驻守官兵必须直面的考验。长期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损耗,只有亲身驻守过高原的人才能真切体会。有着十五年戍边经历的我,十分懂得大家长途巡逻后的身体不适,冬日站岗的刺骨严寒,以及远离家乡亲人的孤寂。即便身处现代化营区,你们依旧在承受生理极限的磨炼,这份坚守愈发可贵动人。

重回岗巴故土,是我多年的心结与夙愿。我总想重走旧时巡逻道路,瞻仰塔克逊主峰界碑,回望查果拉山间流云,再见这片挥洒过青春的土地。2021年八一前夕,营里邀请我参加习近平主席2016年8月签署中央军委命令、授于岗巴营“高原戍边模范营”称号五周年庆典,可彼时我先后三次手术,体内植入七枚心脏支架,身体状况无法承受高原缺氧环境,只能遗憾回绝邀请。同年9月13日,看到习近平主席给岗巴官兵回信的新闻,我瞬间热泪盈眶,第一时间转发给一众老战友。二十多年来,多少次梦中重回岗巴,风雪依旧、军旗飘扬,可梦醒之后,只剩无尽遗憾。重返边关,终究成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毕生梦想。

身在远方,心向边关。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,我谨以一名老戍边人的身份,向所有在岗巴营坚守的年轻战友,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真挚的嘱托。我至今记得,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表示,5年来,你们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,坚守在生命禁区,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的神圣领土,出色完成了担负的任务。大家都是好样的!习近平主席强调,边防部队战斗在强边固防第一线,任务艰巨,责任重大。希望同志们强化使命担当,发扬优良传统,加强练兵备战,忠诚履行好卫国戍边职责,努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。

战友们,执勤守防之余,大家一定要敬畏高原环境,爱惜自身身体健康,做好各项防护措施,劳逸结合,依托强健的体魄长久守护家国疆土。希望诸位接续传承戍边红色血脉,承袭不朽的老西藏精神,紧握钢枪坚守国境防线,将青春与热血镌刻在边境线上,让雪山红旗代代相传。军旅岁月短暂且宝贵,愿各位在军营锤炼本领、建功立业,平衡好军营职责与家庭亲情,守护好身后的家人与烟火幸福。

雪山静默不语,忠诚恒久回响,万里边关,戍边精神代代相传。千里之外的老兵,时时刻刻牵挂雪域营地里的每一名战士。再次向各位道一声辛苦,愿高原风雪温柔相待,边关明月常伴身旁。愿诸位以青春驻守万里边防,用满腔赤诚报效祖国山河,不负一身戎装,不负家国期盼。

墨里守心

■ 朱金华

周末闲散,来到属于我挥洒笔墨的老房子。摊开宣纸,研好一砚浓墨,忽然想起一桩往事。早些年社交场合,人人手里攥着厚厚的名片,方寸纸片的正反面,密密麻麻印满各类头衔,诸如书画院顾问、协会理事、特聘大师、客座研究员,名目堆砌,一眼望不到头。明明提笔连基本笔法都不稳,却靠着一长串空头名号撑场面,仿佛头衔越多,笔墨功力便水涨船高,按照聘书我的名片里也曾印着“中国民族学院客座教授”字样,如今回过头看是多么的滑稽可笑,那不过是浮躁人心的伪装罢了。

而今名片渐渐淡出日常,虚名的包装却换了模样。不再靠纸片罗列光环,转而依托圈子里的伪文人、伪书家互相题跋、撰文吹捧,你为我写艺术评传,我替你题赞誉匾额,彼此抬轿,互相镀金。一篇篇溢美之词堆砌着“笔追魏晋”“风骨绝尘”,一幅幅应酬书法被包装成传世佳作,本该静心修行的笔墨道场,沦为人情交换、名利博弈的名利场。书法本是修身养性的功课,临碑摹帖,磨的是笔力,是心性,到头来许多人丢了笔法,醉心于造势,在旁人的恭维里渐渐弄丢了自己。

我总觉得,行走世间,找到自己,别迷失自己,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

书坛的乱象,说到底是人性欲望的缩影。有人耐不住临帖的清苦,不愿沉下心在古碑旧帖里日复一日打磨基本功,便想着走捷径,花钱买来山寨协会的证书,拉拢一帮同道组成小圈子,聚会时客套吹捧,办展时互相站台,用华丽的评语掩盖笔墨的空洞。明明笔下歪斜散乱,偏要被众人簇拥着称赞“自成一派”;分明不通书理,却靠着一连串人造光环,被外行奉为名家。恭维听得多了,连自己都信了这份虚妄的才华,把圈子里的客套当真知灼见,把虚名当作立身的根本。

从前印满头衔的名片,是直白的虚荣;如今漫天飞舞的吹捧文章、应酬题字,是更隐蔽的沉沦。二者内核别无二致,说白了是向外求索认可,靠着外界的标签定义自我。真正懂笔墨的人都清楚,书法不是头衔堆出来的,也不是旁人夸出来的。王羲之临池学书,池水尽黑,不曾四处标榜名号;颜真卿于乱世中落笔,笔墨自带刚正风骨,不靠旁人撰文造势。古来大家,皆以笔墨观心,把所有功夫落在纸间,而非耗费在人情周旋、虚名经营上。

见过太多人,初入书道尚有赤诚,一心只想写好字。可踏入圈子久了,看多了追名逐利的玩法,便慢慢动摇。学着印满头衔的名片,学着讨好前辈、吹捧同辈,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经营人脉,真正伏案练字的时光越来越少。等到虚名傍身,掌声不绝,早已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热爱书法,还是贪恋名声带来的体面,迷失在旁人的赞美里,被浮华裹挟,忘记提笔的初心,安静写好一撇一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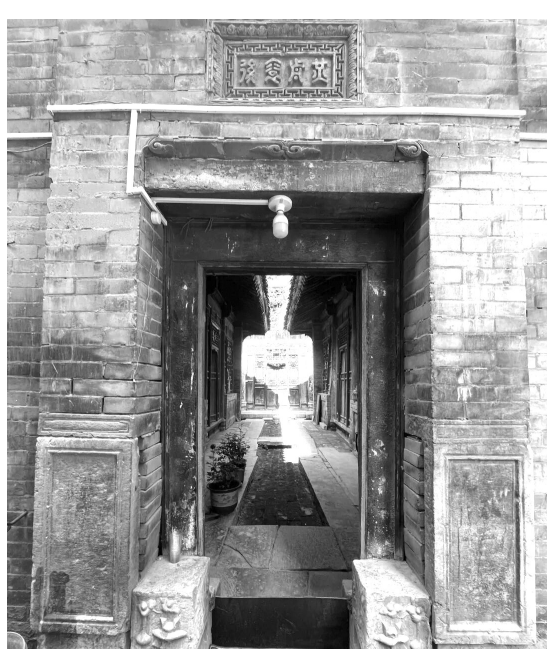
人性向来如此,极易在热闹里失重。一句刻意的夸奖,一篇夸大的评述,一次众星捧月的聚会,都能悄悄放大心底的贪慕。总渴望被看见、被认可,于是下意识迎合圈子的规则,用包装填补底气的匮乏。殊不知,靠吹捧筑起来的名望,如同沙滩楼阁,潮水一来便轰然坍塌。笔墨不会说谎,浮躁的心性,终究会落在横竖撇捺之间,急于求成,则线条轻浮;满心功利,则章法局促;迷失自我,则通篇无魂……

反观那些真正走得长远的书写者,大都活得朴素清醒,很少参与无谓的雅聚应酬,不求旁人提笔撰文赞美,不费心思堆砌各类头衔,每日守着一方砚台,晨摹暮写,与古人为伴。旁人忙着互相抬轿、制造声势,自己只安心打磨笔下功夫;别人沉溺虚名带来的荣光,自己却清醒地守住自我,明白笔墨的成色,只和自己有关,与外界的吹捧不沾边儿。

砚边静思,渐渐通透,所有艺术的修行,归根到底是在修心。头衔会过期,吹捧会消散,圈子会更迭,唯有自己的本心,是立身不变的根基。不必执着于旁人给予的赞誉,不必跟风打造光鲜的排场,那是在用标签掩盖内心的空洞,活成名片上密密麻麻的头衔,活在伪文人笔下溢美的辞藻里。

提笔落墨,先认清自己。清楚自己的短板,接纳自己的平凡,沉下心做长久的功课,不被浮华迷眼,不被恭维塞满耳鼓。不必活成别人口中的大师,只求落笔无愧于心。

世间万般浮华,皆是过客。于笔墨,于人生,最要紧的不是博取多少掌声,积攒多少虚名,而是在喧嚣之中,找到自己,守住自己,永远不弄丢那个最初提笔、心怀纯粹的自己。墨痕深浅皆是本心,守住自我,方得笔墨久远……



耀州大儒宋伯胤

■ 李静

耀州近代在历史文化方面著述最丰、造诣最高的大儒,当属宋伯胤。可能有人并不熟悉这个名字,因为他1921年在耀县西街邻德巷宋家大门出生后,1943年被保送到西南联大文学院,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到南京博物院的前身中央博物院工作,六十年不改其志,历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、研究员、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、厦门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特聘教授等职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,被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授予“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”荣誉称号,所创立的藏品分类法被称为“宋氏分类法”在海内外享盛誉。

宋先生22岁离开故乡耀州,离家千里万里,足迹遍布海内外,经历坎坷曲折,故乡常在心中。漆水沮水的涛声,时时都在睡梦中翻涌。他的一生最喜两印:一曰“耀州瓷娃”,一曰“率真”,或为自我画像,亦是对家乡历史文化精华的传承。他的童年少年时期,都在耀州城里度过。耀州城里的瓷器店里有他的玩伴,家人总用陶瓷罐罐装着诱人的吃食,耀州瓷油润的光泽,在岁月深处闪光。在西安简易师范上中学时,他少言寡语、独进独出,被同学称为“耀州瓷娃”,起初觉得这是讥讽,后来研究耀州瓷后,觉得这个称谓是自己的最好写真,也是耀县人性格质朴的体现。在云南、在南京,在游历墨西哥、香港等地时,无论身在何处,他始终牵念着北方的故乡,潜心研究耀州瓷。能为家乡做点事,更是他的心心念念。在耀州窑博物馆建馆之初,应铜川市博物馆原馆长刘本奇先生的恳请,他积极邀请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邓林翰教授,先后于1987年2月、1988年10月两次前往铜川实地考察,审思慎虑,最终确定了耀州窑博物馆建筑的方案,甚至于矗立在耀州窑博物馆前的标志性景观——巨型倒流壶,也来源于他和小孙子的创意。耀州窑博物馆的建设,倾注了他满满的智慧和情意,也是他反哺家乡的壮举体现。

对于耀州瓷的研究,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。2009年6月,由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主编的《陕西历史文化百部丛书》出版,宋伯胤的著作《闲步耀州窑》收录其中,在这本雅俗共赏的书籍中,他信手打开历史的画卷,娓娓道来耀州瓷的前世今生。从小,他吃饭用的碗,洗脸用的脸盆,看书用的油灯,睡觉用的枕,生病用的拔火罐,无一不是瓷,耀州瓷,不是冰冷的文化符号,而是深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虽然自小失母,但是大妈对他的爱,加倍浓烈,小时候每天早上起床后,大妈就在照壁前的磬玉石台阶上放上一瓷盆清水招呼他洗脸,他是全家第一个洗的,洗脸的时候,大妈总在旁边说:“洗个清水脸,长大做清官”,这句话,让他受益终身。吃饭的时候,家人都是汤面,唯独给他是干面,怕他挨饿。大妈总劝他多吃豆腐和鸡蛋,寓意“清清白白”,这些和瓷器相伴的日常,丝丝缕缕,都渗透在了生命的肌理中,指引着他的人生行程。2009年12月,南京博物院出版的《宋伯胤文集》中,《陶瓷卷》厚达417页,熔铸了他一生游历国外、驰骋文海的旅程中对于瓷器的研究,其中,耀州窑陶瓷艺术、秘色抱青瓷之响等章节,深入浅出的阐述了耀州瓷的艺术特点和文化特色,是耀州窑研究中最全面、最深刻的著述,留给后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。

宋伯胤出生的宋家,是耀州的名门大户。明代的宋家大门远近闻名,宅第主人名宋师襄,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进士,官拜顺天府尹,承接全国各地诉状,相当于一个小刑部,顺天府尹可以直接上殿面君。正是介于这一原因,为人耿介关心民瘼的宋师襄,曾两次上书面奏皇帝,建议“裁员并里”,减轻耀州百姓负担,这一建议终得恩准,百姓无不额手相庆,从心底感谢这位乡党。宋伯胤的父亲宋仁三,民国耀县集知名乡贤、实业、教育、政务多栖人士,与成逊三、刘景三、张植三等并称耀县民国“三”字辈文化名士,横跨民国、新中国两个时代,牵头完善县城街巷管网、集市配套,规范城内商铺、作坊布局,为耀县近代城镇框架打下基础。参与创办耀县第一所中学,是耀县近代城市建设、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者。家庭的影响,为宋伯胤的成长涂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,激励他为弘扬地方文化鞠躬尽瘁。

2009年11月,89岁的宋伯胤溘然长逝。他的一生,八千里路云和月,朝朝暮暮都在回望着故乡。在他求学的云南,在他工作的南京,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常态化举行。2026年7月9日,他的女儿、儿子28年后,顶着满头白发,带着父亲如山的巨著、和名人沈从文等的书信往来、珍贵的工作笔记等回到了故乡耀州,在耀州东街胜利巷李家老宅(宋伯胤的姐姐家)小住几天,明末清初的老宅子还在,雕梁画栋,磬玉石光可鉴人,他们说,故乡耀州是父亲一生魂牵梦萦的地方,家乡的药王山上,宋家族人曾有在山上看庙居住修行一生的人,他们去了倾注了父亲心血的耀州窑博物馆,他们看到了家乡的沧桑巨变,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他们由衷的希望,父亲对于耀州瓷和耀州文化的研究成果,能够被耀州的后人所传承并发展,他们说:父亲希望落叶归根,耀州瓷娃归于漆沮之间,魂魄安宁。

论刘勰“虚静”说的思想来源

■ 曹小娟　李培燕

“虚静”作为中国美学与文论的重要范畴,其理论来源问题历来备受争议。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,刘勰明确提出“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”,将虚静确立为文学艺术构思的重要心理条件。然而,这一思想究竟渊源于老庄道家,还是荀子认识论中的“虚壹而静”,学界观点不一。“虚静”一词是道家哲学中的重要范畴,《老子》云:“涤除玄览,能无疵乎!”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万物并作,吾以观复。”老子认为,人的心灵好比一面镜子,只要心灵无杂念,那么天下万物尽可以清晰明白地观照于心。只有致虚守静,才能体认到“道”。虚静理论由老子首创,后经庄子完善发展。庄子在老子学说基础上提出“心斋”“坐忘”的修身体道之法,认为心灵虚静是体道悟道的最佳状态,使虚静理论更具实践性。在《庄子》中可见,“心斋”和“坐忘”是进入虚静的方法。“若一志,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,无听之以心者,而听之以气……气也者,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,心斋也”,“心斋”意指通过摒除外界干扰,拒绝感性刺激,排除心绪杂念,凡感觉、思虑、意念均停止在这种自然而然、听之任之的状态下,才能集气于心,气与道通,使内心达到一种虚静空明、容纳万物的状态,从而进行精神生产。心斋所描绘的虚静纯一的状态便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最理想的境界。

应该说,庄子在老子“致虚守静”的体道思想基础上,通过“心斋”“坐忘”等方法,对虚静思想进行审美维度的深度拓衍,建构出物我合一、精神逍遥的直观体物境界,为后世文论以虚静阐释审美心境、艺术构思提供了核心思想资源与理论根基。

荀子在《荀子·界蔽》中提出的“虚壹而静”也属于认识论范畴,“心何以知?曰:虚壹而静。心未尝不臧也,然而有所谓虚;心未尝不满也,然而有所谓一;心未尝不动也,然而有所谓静。人生而有知,知而有志;志也者,臧也;然而有所谓虚,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。心生而有知,知而有异;异也者,同时兼知之;同时兼知之,两也;然而有所谓一,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。心,卧则梦,偷则自行,使之则谋,故心未尝不动也;然而有所谓静,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。未得道而求道者,谓之虚壹而静,作之则。将须道者,之虚则人;将事道者,之壹则尽;将思道者,静则察。知道察,知道行,体道者也。虚壹而静,谓之大清明。”他提出“虚壹而静”是为了解决“蔽”的问题——即人总是充满了各种成见、杂念和欲望为,会被片面的认识所蒙蔽,无法知晓全面的“道”。“虚壹而静”说实则也与道家思想有承继关系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中道:“唯道集虚”,“道”只能汇聚于清虚的心境中。而在荀子《荀子·解蔽》中提出:“人何以知道?曰:心。心何以知?曰:虚壹而静。”人知“道”的方式在于心的“虚壹而静”。故而,庄子的论述解释了“道”的特征,即“什么是道”?荀子的论述则解释了“怎么去认识道”?二者均是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方法。就“何以知道”问题,庄子的答案是“唯道集虚”,“气者,虚以待物。”荀子的解答是:“心”的“虚壹而静”,“虚”和“心”紧密相连;就“道是什么”问题,两人同时给出了“虚”这个字,但同时又都用另一个字来与它捆绑。庄子用的是“气”虚,荀子用的是“心”虚,荀子虽为儒家知识分子,但其“虚壹而静”说明显受到道家影响。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思想集大成者,他吸收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的思想精华,构建了自己宏阔的思想体系。“虚壹而静”的认识论在儒家理论体系中是无法找寻到的,而是来自稷下黄老学派。荀子虽然旨在为儒家推崇的道德本体提供论证,但与当时儒者所不同的是,他选择了认知的角度,从避免认知障碍(即“解蔽”)为出发点,以“体道”为认知的终极目标。集众家之长,援引道家之理义所提出的“虚壹而静”说,实质上是中国本土认知心理学有关认知机制的道家表述。

在《神思》篇中,刘勰在解决创作过程中思路闭塞的问题时提出了“虚静说”,主张“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”,后人倍受其用。《神思》篇位于《文心雕龙》第二十六篇,从《神思》到《总术》是创作论部分。他将《神思》放在创作论的首篇,认为艺术构思是“驭文之首术,谋篇之大端”,构建了一个以“神与物游”为核心、以“虚静”为心理状态基础、以才学识相结合为修养路径的完整的艺术构思理论体系。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首次将作为哲学概念“虚静”引入文学批评中,“陶钧文思,贵在虚静”,是指作家应该在虚静的状态中陶冶锤炼自己的文思。刘勰开篇就写了“文之思也,其神远矣”,以“文之思”三个字,明确了思维是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范围内。作家的艺术想象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,“神思”的飞越,正有赖于虚静所开辟的广阔心理空间。艺术想象最好的前提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达到心灵的平静。“虚静”状态便是文学创作主体进行艺术构思的心理条件。刘勰身处魏晋南北朝,学术主流以玄学为核心,思想话语高度集中于“三玄”: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周易》,是士人精神修养、审美观照与文艺构思的主流范式,被广泛用于阐释心灵自由、审美静观与艺术创造的心理状态。荀子学说在战国末期并未居于学术主流。他的“虚壹而静”借鉴稷下黄老之学“虚、静、一”的心性范畴,将其重塑为儒家认知方法论;但究其思想源头,这一理论仍深植于道家黄老一脉,荀子“虚壹而静”这一概念,既未被后世文论家当作阐释创作心理的理论依据,也未能发展为艺术构思领域的核心范畴。因而,从思想接受历史与时代语境来看,刘勰的“虚静”来源于老庄思想,这一判断更加契合玄学崇虚尚静、归心老庄的时代思潮。勰立足于老庄哲学传统,进一步发展出文论层面的虚静说。无论是老庄还是刘勰,都将虚静界定为审美主体关照万物、进行艺术体验时纯粹自由的心灵状态。若从文艺美学的视角考察,能够与后世创作论相融、奠定文艺虚静传统的是道家思想,而非荀子偏向认识论的“虚壹而静”。而虚静理论在刘勰手中完成文学化重构之后,既成为作家构思写作的重要准则,也为后世文学批评提供了持久的理论借鉴。